

□王国庆

浅谈京剧表演程式的灵活运用

我们知道,京剧是以唱、念、做、打、舞为主的综合性艺术,艺道很深,技巧性很强。二百多年来,历代的京剧艺术家们不断地创造、丰富,逐步形成了一套严格的表演程式。任何一个学京剧表演的人,都必须运用这种程式。前辈京剧艺术家们,运用这种程式塑造了许多性格鲜明,有血有肉、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,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遗产。由于灵活多变地运用这种程式,于是形成了各种艺术流派。

京剧的唱、念、做、打、舞以及人物脸谱、行头(服装)、音乐等等,给我们提供了演好人物的外形上的便利。那么,是有了外形上的便利,加上前人塑造的经典,我们照抄照搬,就能演好人物了呢?我认为,对于京剧的程式,我们要灵活运用,才能较好的塑造人物,才能把人物演活,演得栩栩如生。

一、“形似”与“神似”

我们在学艺的过程中,初始的时候往往只注重人物的“形似”,即只注意优美唱腔和形体动作的模仿,而往往忽略了人物内心世界的挖掘和开拓,因此,不能很好地理解人物,把握人物的性格。因而,也就不能在舞台上很好地塑造人物的形象。我是一个武功演员,先后演了四出猴戏——孙悟空。从《闹龙宫》、《三打白骨精》,到《盘丝洞》、《真假美猴王》,学习和演出这四出戏,对我来说,是一个不断学习和提高的过程。

那么,怎么做到演出人物的不同来呢?或者说,怎么能达到“神似”的境界呢?我演的四出猴戏,因为时段不同,使命不同,处境不同,因而人物的内心变化不同,性格的表现也不尽相同。在《闹龙宫》中,孙悟空是一个刚刚出山、天真、幼稚、无拘无束的小猴子。导演提示我,可以用孩子一样的眼光和心理来理解这时的孙悟空。所以,我在演这个小猴子,用小孩子一样的心理来看世界,充满好奇心,感到什么都新鲜,有一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样子。在小猴子“喜嬉”的戏上下功夫,使这个孙悟空就有了内在的“神似”。这样一演,就有了孙悟空敢和龙王打赌,把定海神针变成了金箍棒的精彩故事。

二、“相同”与“不同”

对于《闹龙宫》、《三打白骨精》、《盘丝洞》、《真假美猴王》这四出戏,或者说,孙悟空这个人物,许多名家大师都演过,剧本是一样的,脸谱、行头也都差不多。这是相同的地方。但是,如何把这么多的“相同”,演出“不同”人物来呢?

我认为,关键在于你是如何理解这个人物的,以你对人物内心世界独特的理解,来演绎这个人物,才能演出与别人不一样的“戏”来。《三打白骨精》这出戏中,我理解这个时

期的孙悟空,与那个闹龙宫的小猴子,是大不一样的,他已肩负着保护唐僧到西天取经的重要使命,是一个降妖除怪的英雄。孙悟空具有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,三次痛打白骨精,充分表现了这个时期孙悟空的恪守职责,一心除妖,保护唐僧取经的决心和坚强不屈的性格。而到了《盘丝洞》这出戏,孙悟空历尽沧桑,经历了九灾十八难的洗礼,他沉着、机智,巧妙地与妖怪周旋,战胜了妖媚的蜘蛛精,充分表现了他百折不挠的“韧性”。所以,演出人物的不同时期、不同事件中所表现出的不同性格,才能把人物演活,才能演出与众不同的人物来。

三、“共性”与“个性”

可以说,京剧的表演程式,就是它的“共性”。而每个表演者的表演艺术风格,则是它的“个性”。如果京剧表演者,都按同一个程式、同一种风格来演绎的话,那京剧就成不了国粹。我以为,一个角色的成功塑造,与演员的个人艺术风格,是有很大的关系的。个性之所以重要,是因为它为共性注入了活的生命。正如歌德所说,“个性是艺术家的生命”。具有艺术个性的表演,才能牵动人心。那么,演员的艺术风格又来自何处呢?来源于他观察事物的不同眼光、不同情感、不同思想,总之,源于他的个性生命对艺术的领悟力。在京剧大师们那里,“共性”的程式,只是他手中的工具,而真正富有生命力的则是他的“个性”,成了“共性”的灵魂。《真假美猴王》这出戏,是福建省京剧院首演的,我们只看过影视资料。但是,舞台演出和影视资料片,有很多的不同。舞台演出受时空的限制,有许多场景,身段无法表演。为了演好这出戏,我静下心来,重读《西游记》,进一步比较、区分了这两个人物的内心世界、性格的差别。我琢磨,这两个同服装、同脸谱、同扮相的孙悟空,他们的根本区别在于个性的不同、情感的不同、内心世界的不同。六耳猴,他是欺世盗名,为害天下,而孙悟空则是要保护唐僧得真经、普渡众生。把握了孙悟空的这个特点,我在演孙悟空与师傅离别的那场戏,倾注了自己的情感,声泪俱下地哀求道白,不仅让观众感动了,连我自己也感动了,表演也就入木三分了。

京剧的表演程式是一样的,但为什么出了像程长庚、杨月楼、马连良、梅兰芳、尚小云、荀慧生等不同派别的大师?关键就是他们对京剧程式的灵活运用,用自己的“个性”,或者说用自己的艺术风格去演戏,有了与众不同的表达、不同的演绎,就自成一家了。这是京剧流派纷呈、五彩缤纷、美不胜收的原因所在。